

聯 合 國



# 安全理事會

## 正 式 紀 錄

### 第九三一次會議

第 十 六 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紐 約

---

####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31) .....	I
通過議程 .....	I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各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及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與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 第九百三十一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  
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 臨時議程(S/Agenda/931)

一．通過議程。

二．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  
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  
拉夫各國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及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  
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與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  
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  
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各國常任  
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及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  
(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與外  
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644)

一．主席：按照前幾次會議的決定，本人在理  
事會同意之下，請馬利、印度、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亞、  
比利時、幾內亞、迦納、剛果(雷堡市)、摩洛哥、波蘭、及  
利比亞代表就理事會議席。

應主席之請，Mr. Abdoulaye Maiga(馬利)，Mr. C.  
S. Jha(印度)，Mr. Mišo Pavičević(南斯拉夫)，Mr.  
Sukardjo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Mr. Walter Lo-  
ridan(比利時)，Mr. Diallo Telli(幾內亞)，Mr. K.  
K. S. Dadzie(迦納)，Mr. Evariste Loliki(剛果，雷堡  
市)，Mr. El Mehdi Ben Aboud(摩洛哥)，Mr. Bohdan  
Lewandowski(波蘭)及 Mr. Mohieddine Fekini(利比亞)  
就理事會議席。

二．Mr. FEKINI(利比亞)：主席，承蒙閣下及  
理事會特許我參加安全理事會這次辯論我要首先表示  
感謝。

三．我還要趁此機會歡迎新任美國駐聯合國常任  
代表的Mr. Stevenson。他就職伊始，本人個人而且還要  
代表本代表團同人欣然預祝他成功，我們誠懇希望美  
國有了一個新的政府，就開闢一個新的時代，實施反  
映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鼓勵國際合作，抱着信心穩  
定促進自由平等從北到南解放非洲以及世界各地的理  
想的政策。

四．利比亞代表團與錫蘭、迦納、幾內亞、馬利、摩  
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代表團一起要求  
安全理事會舉行這次會議，以便參照一九六一年一月  
在卡薩伯朗卡舉行的非洲獨立國家會議的結論，來審  
查剛果最近的驚人演變。的確，這些事件將使聯合國  
為恢復該國法律秩序所作的努力盡失作用。這些事情  
損害到這個新非洲共和國的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  
而且對於非洲和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也構成一個嚴  
重的危險。

五．比屬剛果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成為獨立主權國家，滿足了剛果人民之民族願望，標明非洲走向完全解放之重要新里程碑。利比亞對於此種歷史事件深表歡迎與欣慰。不幸在該國獨立之最初幾日，比國之武力干涉以及接踵而至之割據運動竟使非洲時局中心烏雲籠罩，此新興國家之前途發展與非洲之和平險象環生。

六．在此種情形之下，剛果中央政府之首長籲請聯合國協助其對抗外來侵略，重建國內秩序並保持該國獨立、領土完整與國家統一。

七．安全理事會迅即通過必要辦法，一般人都感覺滿意，而且承會員國合作，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妥經部署，到一九六〇年八月底已收成效確保比國軍隊與人員一律撤退。

八．利比亞的人民與政府一致堅決嚴詞譴責比利時對剛果進行人驚異的武力干涉，想到其國家與聯合國在走向獨立之若干年內關係良好，希望聯合國在剛果擔當充份之責任；積極維持非洲之和平與安全。正如剛才所說，視諸聯合國在剛果為達成安全理事會所定目的，尤其是停止比利時之軍事干涉及比國遠征軍及比籍人員撤出剛果方面所採行動在一九六〇年八月大有進展，此等希望似屬切當。

九．但阻撓力量、外國陰謀與比利時在割據省份插足其間，以致聯合國欲在剛果達成目的已有嚴重障礙，而且該國逐漸陷入日益增長之糾紛，使該新興國家各政黨與政治負責人物之間頗有隔閡。

一〇．分裂世界之兩分敵對集團之對壘日益明顯，已使安全理事會癱瘓無能，新興之獨立非洲國家雖竭力避免非洲捲入冷戰而剛果卻正陷入冷戰。

一一．是以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必須召開以討論剛果慘劇。該屆會確認安全理事會之目的，重申秘書長之任務，且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中設法使全國達成和解，藉以完成聯合國之措施。和解委員會雖有種種困難剛果一般情勢雖然起伏不定，仍在堅持執行任務。

一二．不幸剛果情勢並無進步；和平與進步所需要之協調空氣亦無發展，吾人目擊事態每況愈下，該國竟然陷入混亂之無政府狀態。不僅來聯合國籲請協助之中央政府已被國外新殖民主義陰謀激動之黨派意氣所推翻，即代表民意之國會亦被解散。

一三．繼此等武斷而看來也是非法的措施之後又成立傀儡政府，與軍事獨裁，徒使擾亂蔓延，毫無法紀，整個國家陷於無政府狀態。可是更要嚴重的是民選國會向來所擁戴而且代表該國真正願望的中央政府首長卻被關在牢裏受着壓迫和殘酷的待遇。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和國會議員也受着同樣的待遇。這種措施，按照剛果的“基本法”也是非法的，確屬武斷，乃政敵的公報私讎，不僅顯然違犯憲法和國會豁免權的原則，而且是公然侵害人權和基本自由。

一四．剛果的軍事獨裁進行這些陰謀使得聯合國努力陷於停頓，而且毫無問題引起了剛果以及整個非洲大部份輿論界的反感，維持國內和平與保障國家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的重大問題都被忽視，讓軍人政權憑藉外援來為所欲為。剛果經過這些變遷現在已在冷戰雙方火力的交叉點。聯合國的目的已經束之高閣，剛果已經成了思想戰爭的戰場，可是這種戰爭與剛果人民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這種顯然非法的武斷措施對付依法民選的國會、中央政府的首長、部長和議員，已引起各種後果，使得整個國家陷入目前這種苦痛而危險境地。剛果的國軍已分裂為各事其主，有時全不負責的敵對派系。割據運動很得勢，給與該國統一與完整以嚴重的威脅。這種割據運動頗受外國的鼓勵與協助，他們希望就此把剛果的獨立推翻，讓靠得住的人們來執政以遂外國人的利慾。

一五．所以儘管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決議案講得清清楚楚，儘管比利時答應在先，比國人員又在雷堡市及伊利沙伯市出現，人數日見增加，他們在有系統的破壞聯合國的努力。秘書長及其特派代表的報告書在這件事上所提供的消息最最令人不安。這種傾向非特不減，而且日益明顯，在已往幾星期中尤其如此。招募歐洲與南非和以色列籍的傭兵，不顧對平民的危險，竟施轟炸，這些都是外國干涉尤其是比利時干涉這個剛果複雜慘劇的新徵象。盧安達烏隆提事件在一月份曾經安全理事會辯論，更進一步證明比利時非特沒有履行與聯合國所訂託管協定的義務，而且干涉剛果。

一六．對剛果中央政府及國會所採取的這些措施都使得這個國家陷入更混亂更不安全的無政府狀態，而且使得要求全國和解更加困難，因為一般輿論界認為代表一大部分剛果人民而在全國享有聲望的傑出人物已被淘汰。雷堡市當局把他們無故拘捕仍不滿意，甚至把中央政府的首長參議院副院長與青年部長送到他們反對剛果統一與完整的卡坦加死敵手裏聽其發

落，在他們動身與到達時受到殘酷與侮辱，各地聞訊莫不憤怒。我們與其他幾個國家在聯名給安全理事會的信裏[S/4641 及 S/4650]已經爲這件事情提出嚴重抗議。這種無聊舉動，既不人道，又不合法，已經引起很激烈的反應，使得已經够複雜的情勢益發錯綜複雜起來。

一七．我們堅信，繼續非法扣留這些人員徒然使得憤怒與紛歧益發加深。使得維護國家的完整與統一，法律與秩序極度困難。我們而且認爲如果此等領導人物繼續無故被扣，受着我們所知道的侮辱，不能自由發表意見，參加促進全國和解的談判，那末，各政黨及代表各種不同意見的領袖們要舉行商討達成和睦諒解也難以成功。我們而且相信，參照已往幾個月慘痛經驗，在法統與法治沒有恢復，國會沒有召開、政治領袖沒有釋放、軍事獨裁的武裝隊伍沒有消除力量、比利時的直接間接干涉剛果整個國政沒有加以制止之前，要解決剛果問題有所進展也是最爲困難的。

一八．卡薩伯朗加會議關於這一情勢所發表的宣言內容已經正式通知安全理事會[S/4626 and Corr.1]。參加這次會議的國家——利比亞就是其中一國——爲達成聯合國在剛果的目的所提議的辦法，可以作爲安全理事會採取堅決行動以克服解決這一慘劇途中所有許多障礙的有益根據。目前國際情勢給我們機會再來冷靜考慮這一整個問題，同時也讓列強有機會來捫心自問，重新估計他們對於非洲以及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所負的責任。

一九．秘書長在二月一日[第九二八次會議]作過一次重要發言，其中有若干評論與提議，都是聯合國在剛果已往所作種種嘗試及各種變遷中所取得的經驗的結晶。秘書長這次重新研究這一問題是最有積極意義的努力，而且我們認爲如果是有必要的話這更足以加強卡薩伯朗加會議在剛果問題上所作的提案。

二〇．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理事們也重新來縝密考慮剛果情勢，要充分注意到種種事實。我們相信這種努力結果定會使得這個蒙難的國家脫離冷戰的漩渦而爲達成聯合國的目的奠定基礎，就是恢復這個國家的法律與秩序，保障它的獨立完整與統一，並且準備剛果人民在法治秩序人人自由絕無歧視例外的空氣中自己解決其國內糾紛的條件。

二一．此中利害得失的確關係重大，牽涉到一個曾向聯合國籲請協助的國家的獨立、統一與完整，而且也就影響到聯合國的威信，以及聯合國之能否依然

成爲一個有效的組織。所以讓我們大家希望我們能不失望，而安全理事會，尤其是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都能無愧於他們的重大職責。

二二．Mr. PAVICEVIC (南斯拉夫)：主席，首先請讓我謝謝閣下以及安全理事會的其他理事國，讓我又有一度機會來陳述南斯拉夫政府對於日益嚴重而危險的剛果情勢所抱的意見。

二三．這個國際社會關心維持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而且極應該的憂慮到這個年青的剛果國的前途和它的領土完整，使得南斯拉夫政府與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與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政府一起要求安全理事會再度審議這一問題。南斯拉夫與我所講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希望理事會最後採取有決定性的步驟，如果剛果的危險情勢要達成解決，如果要達到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決議案所定目的，這是必要的。

二四．本代表團認爲安全理事會這次會議也許是決定積極和平解決剛果危機，剷除內戰威脅，避免國際武裝衝突之危險以及免得聯合國再喪失威信的最後機會。

二五．南斯拉夫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大會的演說以及有關剛果情勢的各種官方文件中都曾指出聯合國在剛果的現行政策如果繼續下去，決不會達成公允而恆久的解決。

二六．我必須強調事態的演變證明我們的顧慮是對的。我們要強調內戰的威脅，而且此項威脅幾已成爲現實我們必須正視。我們說有人正想把剛果共和國分裂開來，而且威脅其領土之完整，這種極有害處而且極有危險的趨向不僅仍在繼續中而且在已往幾星期內更見蔓延。我們更警告說外人的干涉日益增加。我們的警告已有事實證明，尤其是近來有人把盧安達烏隆提作爲反對剛果政府軍隊的基地而且想在卡坦加成立所謂“客籍軍”。我們還曾請大家注意聯合國軍在剛果的危機必然會到臨。今天已成事實，因爲幾內亞、印度尼西亞、摩洛哥及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都已決定把他們的派遣軍撤退。

二七．今天我們講起這些事情，不是要表示我們的正確，而是想在這種最危險的情勢之下再度指出走向和平民主解決剛果危機的道路。

二八．我們認爲現在已經不言而喻的是解決剛果問題的完全民主的道路都集中在同一點上——就是剛果舉國公認的唯一民族領袖的地位與待遇，他是唯一

享有超越部落和行省範圍的聲望的人而且代表剛果人民為國家的獨立與統一而奮鬥，我就是指中央政府的總理拍屈斯魯孟巴先生。

二九．本代表團與其他許多代表團警告過安全理事會，無論篡竊政權，取消憲政機構，或者非法監禁魯孟巴總理，都不能解決剛果的危機。相反的，這些行為徒然使得這個不幸的國家的情勢更加惡化，所以我們大家認為已經到了內戰的邊緣。這也許就是大家現在所能同意的唯一之點。

三〇．對待魯孟巴的史無先例的野蠻行為以及把他解往卡坦加——就關在前年比利時人把他監禁的同一監獄——簡直是火上加油，今天威脅着剛果的獨立而且可能引起國際間在非洲發生武裝衝突。

三一．我們今天在討論的魯孟巴問題不是若干人所講的簡單的人道問題。他所受的待遇，牽涉到侵害人權，而且違反最基本的人道標準，當然是這一問題的人道的一方面。這正是有些人想在剛果建立的政權的不正當和非法的另一證明。拘捕魯孟巴總理，把他非法扣留，解往卡坦加以及他所受的虐待，都是殖民主義者干涉剛果這條鎖鏈上的環節。

三二．現在大家很清楚剛果違憲的武裝團體篡竊政權勢必引起非法與強暴的行為，日益增多，直接造成內戰而使剛果的危機形成國際間的武裝衝突。

三三．所以本代表團認為凡供篡政割據勢力驅策的軍隊必須解除其政治作用。正如我已經講過，魯孟巴問題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沒有他，就是說沒有他所代表的民族勢力，剛果問題就沒有，不能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任何解決。

三四．基於這許多原因，南斯拉夫政府認為安全理事會對於目前這個危險情勢，首先應該採取的步驟就是保護魯孟巴總理以及被捕的其他政治人物，中央政府人員、剛果國會議員與政治領袖的生命，確保其自由，使他們的政治活動不受阻撓。

三五．剛果人民與世界上所有反對殖民制度的人們所要求的就是釋放魯孟巴，不是要照“通常程序”行事。無論我們個人對他的好惡如何，顯明的政治現實現在迫切要求釋放魯孟巴作為解決剛果問題的必要條件。

三六．聯合國必須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為了要有解決剛果問題的必要條件，必須立即讓國會照常工作。本代表團認為在剛果國會未能正常行使職權以前，要想剛果全國和解而太平是必歸失敗的，任何會議如果

沒有該國最大政治運動的代表參加，不僅沒有意義而且甚至在客觀上講起來是有害的，也能引起新的困難與糾紛。

三七．可是剛果一切麻煩的真正原因依然是殖民主義的干涉。不幸的是，雖然這種干涉就在聯合國軍及聯合國在剛果的其他機關的所目擊之下發生，都經常在蔓延而且變本加厲。這些情形的細節我們大家都很清楚而且天天都聽到，我不用細說，可是公然把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非法用來干涉剛果，在剛果邊疆集積比國的重兵，把軍用飛機送給宗貝，以及其他許多實例，更不必說聯合國負責人員所知道和證實的在行政軍事警察以及經濟方面許多比利時人——外國干涉主義者直接派遣人員——位居津要，這一切給我們一幅素描，寫出想擊潰剛果人民的反抗來建立異族統治的種種瘋狂的企圖。

三八．我還要指出，卡沙扶布先生自己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日致秘書長的信[S/4630, Sect. I]裏承認剛果共和國所收到的雙邊援助大過聯合國所供給的很多。

三九．外人直接干涉剛果還有一件最危險的挑釁事情是我所不欲緘默置之的。這就是在卡坦加成立“客籍軍”，他們自稱為“恐怖隊”。用這種軍隊來進攻剛果人民顯然是嚴重威脅非洲與世界的和平，挑釁式的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和一切公認的國際關係上的原則。創立與使用客籍傭兵所組成的剛果軍隊是顯然的挑釁，其目的似乎想把剛果的危機變成國際的武裝衝突。

四〇．我所講的這些事實使本代表團得一結論，就是安全理事會目前的任務也就是聯合國在已往七個月內所要做的在於完全制止殖民主義者干涉剛果，不論其方式為何，因為這正是該國急性危機的基本原因。這就是說首先要把外人干涉剛果所用的特務悉數撤退，尤其是比利時的，或者不屬於聯合國軍的軍事人員或同軍事人員以及無非是殖民主義利益或外國干涉勢力的代言人的其他“顧問”或“專家”。

四一．我所講的以及南斯拉夫政府今天所想提議的解決剛果危機的辦法在安全理事會並不新奇或者陌生。我們正是遵循着安全理事會七月與八月的決議案[S/4387, S/4405, S/4426]和去年九月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明白規定的途徑。

四二．這就是十二月十九日錫蘭、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與南斯

拉夫向大會所提出的決議草案<sup>1</sup>提議的途徑。這也就是非洲獨立國家在卡薩伯朗加會議以後關於剛果情勢所發表的重要公報裏提議的途徑。這是聯合國指揮部和聯合國在剛果的所有負責機關能够合理堅決實行本組織任務的唯一方法。這也就是根除外來殖民主義干涉和杜絕國內篡竊政權的辦法。

四三．聯合國在剛果的消極在場進一步鼓勵了以往七個月所出現的種種有害趨向，所得結果與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決議案的目的完全相背。

四四．聯合國在剛果的政策使得幾個亞非國家決定，而且決定得很對，把他們的軍隊撤出剛果。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國家曾把所有的一大部份資源聽憑聯合國在剛果使用，這就是那些國家對於非洲問題的責任心的表示，也就是表示他們信任聯合國，信任聯合國在全世界尤其在非洲的任務。我們更不能忘記正就是這些國家始終一貫時時採取反對殖民制度的立場。

四五．對剛果情勢所作的種種解釋有一個特點，就是混淆因果。關於我所講的亞非國家軍隊撤出剛果一事，情形又是如此。我已講過——今天我再講一遍，聯合國的威信不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軍隊撤走而受到威脅，威脅聯合國之威信的卻是聯合國自己在剛果的政策。

四六．有人把駐剛果聯合國軍目前的危機看成其他因素的產物，舉出數字，來討論聯合國軍憑其現有軍事與技術工具與配備能否完成它的任務。他們忘記了聯合國駐剛果的軍隊不僅代表幾千武裝人員。這支軍隊還代表着——至少應該代表——另一種力量：就是一個積極的政治因素，憑其成份就應該足以保證聯合國在剛果的措施的目的與任務能够實現。由此可見如果這支軍隊的成份不够廣泛如果亞非重要國家的代表被排擠在外而且如果它對強大的軍事集團喪失了獨立性，它在政治上與道義上都會失其效用。

四七．所以在研究這些國家的軍隊之撤退背後究竟有什麼計謀以前，我們應該首先十分客觀地問清楚聯合國軍之駐在剛果究竟爲了誰的利益。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整個政策以及聯合國在剛果的做法的樞紐所在。

四八．我要強調說明本代表團堅信今天處理剛果問題的危險錯誤方法無過於從冷戰或軍事集團之利益的觀點來着手，因為我們應該把剛果目前的危機看成

人民反抗剛果或者整個非洲的殖民統治的鬭爭的最顯著實例。因此剛果成了各國政策的試金石，其中所牽涉到的並不是使東西兩方分裂的那些問題，而是最明目張膽最殘忍的殖民制度方式。

四九．最後，大家要瞭解清楚，基於同樣理由，“思想上”的動機或者所謂“同盟的義務”都不能作為幫助殖民制度的理由，就剛果而論，抽象的反對殖民制度的聲明也不能掩飾某些國家助長殖民制度的政策。反殖民制度的世界認為支持殖民主義者干涉剛果——無論由於直接的政治或經濟利害關係，思想方面的動機，或者“同盟的義務”——都是參與殖民主義勢力反對自由與非洲國家獨立的陰謀。

五〇．安全理事會此次辯論已有三點是大家同意一致的：釋放所有政治領袖，必須立即召開剛果國會，讓它正常工作，以及撤退比籍人員。這些步驟是剛果危機和平積極解決的重要先決條件。

五一．在我沒有得到有關這次辯論中所講到辦法的更詳細資料以前，請理事會允許我保留權利等到適當時機再就這一問題發言。

五二．請讓我誠懇重複我在開始發言時所講的話。也許這是我們的最後機會採取步驟防止內戰在剛果蔓延，消弭國際武裝衝突的危險，並且加強聯合國在全非洲和全世界的威信的。

五三．聯合國對於人類尤其對於弱小國家是必不可少的，它不應是殖民主義陰謀的屏障而是保衛與鞏固各國，尤其是最近才獲得自由的國家的獨立的基石。

五四．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主席，幾內亞代表團要向閣下而且要經過閣下向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表示我們感激你們給我們機會讓我們為剛果事件提出最後警告，並且促請聯合國澈底改變政策，如果聯合國想拯救剛果而且拯救自己；這是至要的。

五五．我們而且趁此機會衷心同聲一致歡迎蒞會的美國新代表，我們要向 Mr. Stevenson 和他所代表的政府欣然重申為完全解放而奮鬥的非洲對於美國新政府的措施所寄的莫大希望，它對殖民主義及其在非洲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禍害的明朗態度，毫無問題會形成一個重要因素，影響到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而且從而影響到聯合國本身的存亡。

五六．這是安全理事會第一次因為未結盟國家的要求，來為剛果的戲劇式的情勢作一決定，這些國家

<sup>1</sup> 大會正式紀錄，第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八十五，文件 A/L.331/Rev.1。

的立場向來完全是由剛果人民的利益而轉移的。這個年青的非洲國家所發生的事端使得這次會議確有召開必要：這就是將魯孟巴總理以及剛果國會與政府的若干人員非法拘留武斷移解並濫施侮辱。

五七．這些事件的嚴重性標誌剛果情勢每況愈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且聯合國在該國的措施的逐步失敗，定然是有目共睹的。

五八．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鑒於這一驚人的情勢，渴望有個解決，不容或緩，所以與錫蘭、迦納、馬利、摩洛哥、利比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代表團聯合要求安全理事會作最後努力拯救剛果、非洲、聯合國以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五九．所以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在這種新情況之下想再度聲明它始終不易的立場，而且提出具體建議，當然不是爲了無聊的辯論，而是與向來一樣，抱着唯一的目的，作誠懇的貢獻，以求積極解決使得我們兄弟之邦剛果以及整個非洲備嘗艱苦的艱巨困難。

六〇．本代表團常說剛果問題不是一個組織問題，更不是一個人選問題。剛果、聯合國和這個世界所遭遇的是今天一個典型的殖民問題，是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同盟者對非洲人民的陰謀所造成的問題。剛果這一幕劇也正是壓迫者在各方面肆行攻擊下整個非洲爲之鼎沸的爭取自由的鬭爭中最重要而且最有決定意義的一頁。這是非洲民族主義反對新殖民主義的鬭爭，新殖民主義正想擠進新興的非洲國家，而實際上祇想給它們一種可恥可笑的，也就是不能叫人接受的試驗性的自由制度。最後，非洲人在久受可恥的奴隸買賣，各式種族迫害，有系統的劫掠，虛偽的獨立，以及“卡坦加”主義等，殖民桎梏的折磨之後奮起鬭爭，這次的戲劇便是其中最後一幕。

六一．非洲民族雖然經過這許多嘗試卻從未絕念，從未讓步。雖有供異族壓迫者驅策的賣國賊和各式賣身投靠者，可是民族的真正發言人定會挺身而出來保衛他們國家的光榮與尊嚴。昨天是胡志明對保大，Bourguiba對Baccouche，Mohammed V對El Glaoui，而且還有許多反對殖民制度的英勇鬭爭中的英雄們，有如Nehrus，Nassers，Nkrumahs，Sukarnos，Sekou Tourés等等，反對外人在他們國內樹植的傀儡。今天在剛果也不是例外，一方面是拍屈斯魯孟巴和團結在他的周圍的愛國志士，另一方面是卡沙扶布、宗貝、莫布土之流和拿了外國的錢在剛果“胡搞”的賣身投靠的其他非洲人。

六二．無論事態如何演變以拍屈斯魯孟巴爲首的剛果民族主義者定會擴大非洲英雄們的光榮隊伍爲他們的祖國的獨立與統一而奮鬥。這些英雄無愧於祖國先烈的光榮歷史，毅然從事解放其同胞擺脫異族的侵凌。他們決定不顧任何巨大的阻撓，要在他們的祖國創造以自由平等正義幸福替代壓迫、不義、恐懼與種族主義的人類社會。其餘祇是異族統治的舌人，他們不顧一切改頭換面但求自存，不惜賣身投靠，以求富貴，定然會走上殖民制度爲他們安排好的可恥的賣國道路。有思想的非洲人面臨這兩條道路要有決擇的時候，決不會猶豫。

六三．在剛果也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歷史已有定論，歷史批判決不含糊，殖民主義定歸失敗，一切傀儡定然跟着打倒。

六四．本代表團基於這些理由，誠懇要求這次辯論的結果該有一個簡單而明瞭的選擇。現在已是時候，已是千鈞一髮的時候，鼓吹民主與和平的人們應該採取能使剛果舉國和好，就是說能使剛果恢復法統這種解決辦法的立場。這正是我們以前在大會和安全理事會辯論這一問題時所不斷促請的。

六五．我們常常不厭其煩地說安全理事會正是依據剛果中央政府的呼籲才通過了明確堅定的決議案。只有在這些決議案的解釋與執行上面顯示了嚴重的缺點。本代表團常說，正由於這一基本缺點剛果與聯合國才陷於這種困境。要證明這一點，我們祇須覆查這些決議案裏的若干基本條款，其中第一個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通過的〔S/4387〕。其中，安全理事會請“比利時政府將其軍隊撤出剛果共和國”並決定“…授權秘書長採取必要步驟會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我重複指出“…會同剛果共和國政府…”“向該政府提供…”我重複指出“向該政府提供…”“…必要之軍事協助，直至該政府認爲憑其努力在聯合國技術協助之下，國家安全力量…”這裏又講明該政府“已能充份履行其任務時爲止”。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所通過的決議案〔S/4405〕正文第二段的措詞如次：

“要求各國避免任何足以阻撓剛果政府恢復法律秩序及行使職權之行動並避免任何足以損害剛果共和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行動。”

六六．這些決議案無須評論，我們已經一再稱許其中詞正義明。如果聯合國緊急軍尊重此項命令，隨時商同剛果政府行事，如果其行動祇限於給與該政府以



必要之軍事協助，而且最後如果避免足以妨礙以魯孟巴爲首的剛果政府行使職權的行動，顯然在幾個月前剛果問題早已解決得大家認爲滿意了。不幸事不出此，結果演成這幕情景，今天又提到安全理事會來了。

六七．所以剛果這幕戲劇看來是由於誤解安全理事會的有關決議案，以及沒有把它們實行結果使聯合國的措施瀕於完全失敗令人深感遺憾。這並不是由於沒有人警告或者甚至沒有什麼警號。Sekou Touré總統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就在大會講過：

“無論已否表達，非洲的輿論都在譴責聯合國代表模稜兩可的態度他們故意非法背棄剛果的中央政府，而且鼓勵比國侵略者所願望的割據運動和混亂。”<sup>2</sup>

六八．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經過了七個多月以後的一張收支對照表尤其使我們得到一種慘淡的印象。這個國家的法統被破壞了，民主制度被摧毀了，國會也被支解了。向聯合國呼籲而承其響應的中央政府竟被箝制，政府官員入獄受刑受辱。可是比國的干涉卻愈見囂張，領土的完整所受威脅日益增加，和平秩序也大受動搖。內戰正在爆發蔓延全國。這一切都是聯合國軍插足以來所發生的。

六九．最近國際新聞報導魯孟巴總理竟被從提斯市牢裏由藏在他們非洲傀儡背後的比籍酷吏押解卡坦加。這些嚴重事件以及驚人的後果已經秘書長正式證實。這樣，魯孟巴總理，儘管有他所代表的一切，儘管有剛果的法律，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給與聯合國的明確命令，在聯合國代表們消極的目光注視之下所受的待遇比普通刑事犯所受的更加殘酷。他代表剛果政府與人民向聯合國要求協助，卻被監禁了，而且受着最無人道的殘暴待遇。而且雷堡市的傀儡在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支持者的默許之下，假手於傀儡宗貝把他送入卡坦加的真正主人比利時人手裏。魯孟巴總理、參議院副議長烏基多先生和青年部部長姆波魯先生到達伊利沙伯市機場所受的殘忍待遇叫全世界震憤，激動了剛果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憤怒。這一切都當着聯合國軍士兵面前發生，他們的詳細證言已使一切評論全無必要。

七〇．清清楚楚的是殖民主義者之攻擊拍屈斯魯孟巴及其追隨者就是想攻擊非洲的民族主義，不論人們高興不高興，拍屈斯魯孟巴現在已經成爲什麼都不

能把他毀滅的象徵。人人知道他所犯的唯一罪行就是絕不妥協地爲其民族自由與統一而奮鬥，而且爲達成這一神聖目的毅然指斥一切陰謀，而且看穿了他們想通過這些聯合國代表而剝奪剛果人民新近獲得的獨立。

七一．可是我們要講清楚，殖民主義者的陰謀，現在旨在慘無人道地把反對再佔領其祖國的那些愛國志士消滅，在決心爭取自由的非洲是無能爲力的。我們再度與剛果人民同聲宣佈一個顯然的真理，就是如果沒有魯孟巴，就不能在剛果做成穩固堅定而有價值的任何事情，而且如果反對他和以他爲真正代表的非洲民族主義的話就更不會成功。

七二．人人承認剛果人民的覺醒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任何恐嚇、任何惡勢力或者任何殘暴的侵略，也就是說任何事物都不能阻遏自由之風，現在它正吹遍剛果，勢必把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掃蕩乾淨。

七三．這一基本而顯然的事實正是剛果劇中人所忽視的，定會激發聯合國在剛果採取更現實的新政策的方案。的確誰也不能反對——而且秘書長自己剛才也曾如此主張——政策確有改變之必要，藉以制止令人遺憾的事件，這些事件已經使這國家解體，敗壞了法律與秩序，破壞了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並使剛果人民瀕於破產。

七四．無論如何，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馬利與幾內亞的國家元首、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首長、利比亞國王和錫蘭總理的代表在卡薩伯朗加都曾化了一大部份時間討論剛果情勢並擬訂新的必要政策以免剛果、非洲和聯合國蒙災受禍。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會議產生了明確的行動方案，只要把它付諸實行就能把剛果聯合國從許多錯誤罪行與變詐的悲慘泥淖中拯救出來。這個行動方案是非洲開明進步的輿論界所一致贊助的，已經廣泛傳播。可是有鑒於這個方案的重要性已經最近發生的事件證明，本代表要強調指出其中主要條款，希望安全理事會據以規定給與秘書長的新指示，以求剛果問題順利解決。卡薩伯朗加會議席上的各國元首，澈底研究了剛果的情勢，就此項情勢在宣言中向聯合國提出了下列建議〔參閱 S/4626 and Corr.1〕：

“卡薩伯朗加會議……

“三．確信聯合國軍駐防剛果之唯一理由爲：

“(a) 響應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之呼籲，聯合國係應該政府之請求決定設立其行動指揮部；

<sup>2</sup> 同上，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卷一，第八九六次會議第三十段。

“(b) 實施安全理事會關於剛果情勢之各項決議；

“(c) 保障剛果共和國之統一與獨立並保持其領土完整；

“四．促請聯合國立即採取行動：

“(a) 將莫布土之非法部隊繳械解散；

“(b) 釋放繫獄或被扣之剛果共和國議會及合法政府所有人員；

“(c) 重新召開剛果共和國議會；

“(d) 自剛果境內撤除一切比利時及其他外國軍事與同軍事人員之不屬於聯合國軍行動指揮部者不論其採用何種名義或偽裝；

“(e) 將現時非法不准剛果合法政府使用之一切軍用及民用機場，廣播電臺及其他設備交還該政府；

“(f) 防止比利時利用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為直接間接侵略剛果共和國基地。”

七五．因為沒有尊重而且實行安全理事會最初的決議案，所以採取這些方案事屬急要。如果把這些方案立即付諸實行，就能夠恢復剛果的秩序，拯救聯合國並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現在這個敏感的非洲區域的和平與安全正受着危險威脅。

七六．在另一方面，此項補救政策如果遲不採行，事態就會更加惡化，剛果已有爆炸性的情勢會更加複雜起來。本代表團為了此項理由，力請安全理事會不要錯過剛果與聯合國的這次最後機會。

七七．卡薩伯朗加會議的出席國家曾經聲明它們目擊聯合國久無行動，自己卻不想袖手旁觀。如果他們的提案不蒙加以考慮，他們一致議決：

“如遣派聯合國軍行動指揮部駐守剛果共和國所依據之宗旨及原則不能實現或不受遵守出席本會議之各國保留其採取適當行動之權利。”

七八．要我們遭遇這種可怕的前途，誰該擔當這項責任？

七九．安全理事會必須記牢非洲人民的眼光都焦急的移向我們這一論壇。傀儡宗貝在光天化日之下糾集了最卑惡的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之中招募來的大幫傭兵來反對巴魯巴的愛國志士，成千官兵利慾薰心，從伯魯塞爾、巴黎、德黑蘭和布拉薩市趕往伊利沙伯市、巴匡加和雷堡市，妄想剛果散

佈恐怖、苦難與屠殺；比利時夢想在盧安達烏隆提造成比在剛果所掀起的更壞的巨禍，正在這個託管領土不斷增兵明明想繼續侵略已為剛果合法政府管轄的行省與區域；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劊子手 *Trinquier* 上校剛由法國政府給假以便他把在亞非殖民地各戰場所演殺人勾當施加於無辜的剛果人民身上；而且在殖民主義者主持下現正安排圓桌會議的騙局，凡此種種都注定失敗的時候，情形又怎麼能夠不是如此的？聯合國負起全責來恢復剛果的法律秩序對於有關方面關係重大，這是全國和好以及剛果危機任何永久解決辦法的基本條件。

八〇．為此目的，以安東央季任加先生為總統的合法合憲的剛果共和國政府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史坦利市會議發表下列重要宣言，請理事會允許我引證其全文。這一宣言顯示中央政府的責任心，願望獨立而且與剛果合憲的機關和平合作，忠實反映其總統與魯孟巴總理的意思，敘述軍事情況，它的外交政策，對比國的態度，對聯合國工作意見與感謝。剛果中央政府的宣言原文如次：

“軍事問題．卡沙扶布先生、宗貝先生與卡隆其先生，向比利時人請求組織‘歐籍客軍’，歐洲傭兵進入剛果，聯合國文武當局完全知情，而且比利時人不斷使用比國飛機、軍火設備，實施侵略剛果的行為，已經激動了剛果人、非洲和國際方面的公憤。

“卡沙扶布、卡隆其與宗貝成了軍事參謀團，名義上為剛果人的，但是實際上全是比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組成，目的想對基魯，北卡坦加及東方省發動野蠻的攻勢，已經充份證明聯合國當局在剛果已告失敗，而且已經背棄了聯合國憲章。

“不肖之徒在殖民性質的‘保安隊’的前比籍軍官的幫助和教唆之下所進行的軍事行動要把剛果人民捲入自相殘殺的戰爭，徒使比國的金融與礦業公司稱快。

“聯合國駐剛果軍的瑞典派遣軍駐在伊利沙伯市飛機場目擊魯孟巴總理及其同僚二人被非法押解，受盡野蠻侮辱的非人待遇，竟然出諸比籍傭兵和比國給錢的剛果叛軍之手而加諸合法當局和國會議員身上。

“剛果政府，剛果人民的正式發言人籲請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與主張正義的人們譴責比利時的侵略剛果，並且迫切促請亞非國家以一切方法

幫助斯坦利市的合憲政府恢復和平、秩序、和諧、法統和剛果共和國的領土完整。

“外交政策及經濟與貿易關係。剛果政府重申仍以不結盟與積極中立主義為外交政策之根據。

“剛果屬於剛果人民。國家天然財富之一切利益均應歸諸人民。剛果屬於非洲國家之大家庭，應永遠不成為爭取世界領導權之兩大集團之戰場。

“剛果之礦藏為比國帝國主義者及殖民主義者在我國不顧一切製造無政府混亂狀態之目的所在，此乃剛果人民之財產決不能認為屬於任何金融集團無論其如何強大。

“剛果政府仍準備與願意提供資本與技術人員協助開發蘊藏財富者談判辦法。此等談判應照國際公認之簽訂經濟與貿易協定之正常程序進行，不附任何政治條件。

“唯有剛果共和國政府之官員方得依據憲法代表政府與別國政府、外國之公司或團體簽訂協定。

“今後規定本國政府與國會決不批准若干私人、金融團體或外國政府相互間所訂之金融、經濟、貿易或政治協定。此等協定僅能拘束其簽字人剛果合憲官署應認之為無效。

“對比國之態度。剛果現有情勢主要應歸比利時負責。若干國家支持比國政府及卡坦加礦業公司所實行之凶暴破壞工作——該公司現已成為國際託辣斯之禁嚮——對於整個非洲之獨立與解放乃一致命打擊。

“剛果與比利時間正常關係之恢復端賴比利時反對我新國家政治與經濟解放之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陰謀之策動者表示諒解。

“對聯合國之態度。聯合國乃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而成立之團體竟被用在剛果掀起戰爭並損害國內與國際之安全。

“聯合國在剛果之機關接受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決議案規定以外之指示已非秘密。

“我們抱着若干程度的樂觀，歡迎美國政府最近的改組。我們誠懇希望美國新總統民主黨的甘迺迪先生明白只有非洲完全解放，不捲入冷戰而且不在兩集團的爭逐範圍以內，西方才能得救。

“聯合國既已承認剛果有國家的元首與依法組成的國會，就已默認這個國會依據憲法所任命

的政府的存在而且為這個國家元首的言行對國家負責。

“時間定會證明以前美國政府與聯合國同意一個沒有代表性而且不負責任的剛果代表團出席，他們確已鑄成大錯，對於本國與國際都會有其不幸的後果。

“依據剛果共和國的現行臨時憲法，國家的內政與外交都由民選的聯邦國會議員所監督的政府負責。

“所以剛果共和國駐聯合國的代表依然是駐聯合國的使節代表，是依憲法成立的政府的官員，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部長會議給與特命全權大使銜。剛果共和國政府已經着其駐聯合國代表在紐約就職，並且與聯合國當局及美國新政府正式接洽。

“不久本政府就要派遣各部部長與若干國家的政府開始初步談判，以便簽訂這些政府與本國政府之間的經濟與社會協定。

“結論。剛果共和國政府與人民認為約瑟卡沙扶布先生為了剛果的危機應該對歷史與全世界負完全責任。議員卡沙扶布，在我們獨立之前原是民族主義者，國會把他推為國家元首得到政府的贊助，但他受了反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且是許多外國金融機關所管制的，將使我們美好的祖國陷於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剛果政府將竭力設法儘速營救叛逆所扣留的總理拍屈斯魯孟巴、部長及國會議員出獄，並確保合法的國家機構正常工作。

“一俟實際條件許可，剛果政府即召開國會，報告國家政治經濟及財政情形以及剛果危機對全非洲和世界的影響。剛果政府並將建議由國會通過適當的合法措施來解決剛果的危機。

“政府向剛果全體人民呼籲停止殘殺無辜人民，並且立即恢復國家的和平，最後一次，要求比利時停止在少數不負責任的剛果國賊掩飾之下不斷侵略剛果人民的行為。

“比利時不斷干涉我國內政得有其同盟國的默許，並與懷恨我們的少數比利時人所養的剛果的野心家勾結，這使比利時與整個歐洲要對在剛果與世界所爆發的真正戰爭負其責任。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於斯坦利市。

“(簽字)安東央季任加”

八一．就還沒有明白的人們而論，這就是剛果民族主義者採取這種勇敢而現實的態度，在魯孟巴的領導之下爲統一強盛獨立的剛果而奮鬥，這是非洲的團結與國際和平與合作的主要條件。

八二．本代表團高興看到在聯合國開始在剛果行動時有少數國家就提出警告，現在大家在廣泛響應。我們怎麼能不強調指出一件重要事實就是昨天我們所提出的若干警告現在已經正式見諸秘書長在本屆會開幕時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報告書裏了。

八三．這一文件我們曾經悉心研究，也許幾內亞代表團能蒙允許略陳管見。

八四．首先，秘書長注意到在剛果所出資造成的混亂以後，問起一個問題，這就是在若干程度上總括了剛果整個的一幕劇。他說：

“……大可請問，我們究竟何去何從，而且聯合國要在剛果達成目的可能又是如何……”〔第九二八次會議，第六十六段〕。

這的確是聯合國所應該問的問題，聯合國不僅在剛果現在所過的慘淡日子裏應該問這一問題，自從去年八月我們看來聯合國軍的行動逐漸背離安全理事會最初兩個決議案所給與它的明白命令以後，早就應該問這問題。

八五．此時此地我們必須指出我們不同意秘書長所下的聯合國在剛果之任務的定義。

“……保護該國對抗外來軍事干涉，並協助其維持法律秩序，俾剛果人民能覓得以憲政民主方式建立穩定政府之途……”〔同上〕。

八六．這個聯合國任務之定義與安全理事會七月十四日的決議案比較起來就顯示出剛果之苦境以及聯合國在剛果的僵局必須歸咎於一項誤解。按照合憲的民主道路幫助剛果人民建立穩定的政府從來不是聯合國的任務，——而且也從未交給此種任務。相反的，聯合國所以到剛果去正是根據遵照目前作爲剛果共和國憲法而施行的基本法由人民民主選出的政府的請求。按照安全理事會上述決議案，聯合國該“會同剛果共和國政府採取必要步驟向該政府提供必要之軍事協助……”。這才是聯合國依據剛果政府的呼籲明白給與秘書長的真正任務。所以所有這些慘劇都由於聯合國未遵照這個清清楚楚的命令去幫助剛果中央政府，而把該政府視爲一個政黨，要不是簡直把它認爲一個私

人團體的話。聯合國在不干涉剛果內政的藉口之下，容忍了而且憑它這種態度，也就鼓勵了各式顛覆活動，終於使得剛果今天陷於這種僵局。聯合國代表怎麼能夠還在不干涉剛果內政的藉口之下，在他們奉派前往協助的中央政府和比國殖民主義者及其同盟國所公開出資製造而且控制的派系之間保守中立。

八七．關於干涉剛果內政一事，有一主要事實，被正在利用這個矛盾的藉口作爲屏障的人們完全遺忘我們卻有責任要追述。我們再度聲明按照安全理事會上述決議案聯合國的任務向來是反對外人的干涉，所以聯合國有權平定宗貝、莫布土及卡隆其這些人的軍事變亂亦可防患於未然，因爲他們在剛果祇是外國干涉剛果的傀儡罷了。

八八．秘書長的報告書中固然有些適當的意見，不過略嫌過遲，關於聯合國行動的新途徑也有若干很有用的建議，可是所陳各節有許多地方我們必須駁斥。他把聯合國在剛果行動之失敗歸罪於會員國和剛果的領袖們。該報告書僅說自從聯合國過問以來並無進展，可是事實上，情勢每況愈下惡劣驚人，這個國家現已混亂不堪。於是就有若干國撤退其派遣軍的問題，本國亦已如此辦理，因爲大家覺得不能再讓這些軍隊留駐，贊助在聯合國旗幟之下進行反剛果和反非洲的行動。還有其他幾點我不能詳談，因爲我們的目的僅在力求剛果慘劇積極解決。

八九．我們也與有些人一樣常常覺得秘書長已從安全理事會獲得必要的權力在剛果行動，而且我們總不明白既然秘書長不這麼想，又爲什麼不向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明確提議採取他所認爲行動上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們頗有興趣地注意到秘書長本人承認“……本組織在現在這個關頭，如果不參照經驗重新計議其政策，就會受人怨責……”〔第九二八次會議，第七〇段〕而且提議給他任務規定“……即速採取適當措施協助改編剛果國軍，以防該軍或其部隊參與現在的政治糾紛”〔同上，第八十五段〕。

九〇．剛果現在的錯綜複雜情勢，事事互爲因果，除非計入心理政治，與軍事上的整個基本問題，決不會達成圓滿的解決。基於這一原因，秘書長的建議在全盤解決之中也許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照其現有內容似乎遠不能適應其在剛果所負的責任。此外，我們覺得秘書長所要的任務規定既含糊又不切當。我們有了七個月的慘痛經驗，大家都會同意——連秘書長

在內——重要的是安全理事會有明確表示。在實際上究竟什麼是秘書長所要的“適當措施”？所想的是什麼措施？性質如何？範圍又是如何？秘書長必須闡明其意思。他必須向我們說明他想建議用些什麼方法，做起來為時幾久，他所想到的方法與階段如何？理事會充分知道這些事實才能決定。其他任何辦法都會使人更加悲慘失望。試問剛果國軍與其中若干部隊為什麼有區別？這些話解釋起來可能使剛果增多麻煩，其命意究竟如何？

九一．本代表團覺得如果安全理事會記取已往七個月的經驗，避免把直接間接可以視為空白支票的任何權力給與聯合國軍，對於聯合國，尤其對於秘書長確屬有益。所以主席，本代表團想經過閣下，請問秘書長能否把他所要求的任務規定闡明清楚以免要請理事會核准的辦法實施起來有所誤會。

九二．進而論之，本代表團覺得秘書長所要求的任務規定即使詳加訂明，還是不夠，因為這祇能解決剛果整個情勢的兩個基本問題中一個問題的一面。任何任務規定，如果要充份生效，就必須處理卡薩伯朗加會議中所提出的兩個要點。

九三．第一，必須制止外國干涉剛果。就這一點而論，比利時的軍事干涉顯然是剛果全劇的根源所在。可是干涉遠不止這一種。所有殖民主義者都在剛果沉澱一氣這是一種公開秘密。在這一國裏，神聖的殖民同盟正在大張旗鼓。外國的干涉還有一個重要的財務問題加在上面，這裏本代表團要經過主席閣下請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披露如何籌措經費，第一居然能在卡坦加在 Kasai 南部在雷堡市徵集傭兵，其次，居然把這些部隊裝備起來，支持、訓練、招募、開支莫布土的軍隊；最後剛果這些區域的行政與政治傀儡機構所費不貲，其經費從何而來。外國人的干涉——剛果情勢的這一特點特別重要——從他們傀儡的活動之中顯然可見他們是由外人操縱外人出錢的。如果把這些秘密的經費來源阻斷，也就是這個外人干涉問題走向圓滿解決的一大步。

九四．但是聯合國在這件事上的第一義務是要比國以及殖民各國的國民一律立即無條件撤離剛果共和國。這應該是理事會給秘書長主持在剛果之行動的切實有效任務的第一項目。

九五．第二，剛果必須恢復法統並維持之。為此目的，秘書長應有關於下列各項的任務：

(a) 確保立即釋放魯孟巴總理，剛果國會議員和中央政府官員以及被非法監禁在剛果共和國牢裏的一切人士。這一點決不應該有所誤解，就是全體非洲人認為列強的元首，比利時國王與秘書長應為魯孟巴總理的生命負責。

(b) 便利立即召開剛果中央政府會議和國會，確保他們的安全；這些機關應該得到聯合國的必要協助，以準備並實現全國和好，並且對該國的正常民主機構作剛果人民認為必要的調整不得有殖民者的干涉。

(c) 改組剛果國軍使成軍紀嚴明之國家勁旅專供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驅策。

我們相信安全理事會給秘書長處理剛果情勢的任務應以這些為主旨。

九六．請允許我在此際經由主席並且承主席許多，請問秘書長對於這些簡單明瞭的提案有什麼意見，秘書長，您認為這種命令是否足以挽回剛果的情勢？您如果同意，您是否準備向安全理事會要求必要的權力——就是您常說缺少的那些權力？

九七．可是如果這個任務規定對你不合，你能否告訴我們什麼道理？而且請你告訴我們為了打開僵局確保有最好的迅速成功機會，你究竟想向安全理事會提議什麼方案？我請秘書長答覆我，因為這的確是我們大家的嚴重時機。你給我們的問題的答覆就足以向大家說明剛果的新希望是什麼，聯合國的前途如何。

九八．僅僅改編軍隊，無論採用何種方法，不足以挽救剛果目前的動亂。任何圓滿的解決都要恢復剛果的法統，這就是說必須割絕殖民國家及其盟國假聯合國之名在剛果所採行的政策。

九九．如果不給予我所講的這個任務規定，或者如果給了而不迅速慎重執行，我們深恐對剛果，對非洲而且特別對聯合國發生最壞的局面。聯合國在這件事上，不僅把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作賭注而且對非洲和想把希望寄託於它的小國，也在賭它的最後一張牌。

一〇〇．最後請讓我表示希望理事會各代表的責任心，列強的現實態度，尤其是美蘇兩國，安全理事會的集體智慧加上聯合國秘書長在剛果危機中所感覺的歷史性責任感會使本代表團將來不必到悔之已晚的時候請求發言來告訴各位說“各位早有警告”。

一〇一．Mr. WIRJOPRANOTO(印度尼西亞)：我感謝主席讓我參加安全理事會討論剛果情勢。本國

政府已經三次要求理事會讓印度尼西亞，就這迫切的問題表示意見。我們所以這麼要求是因為我們深知其中得失利害。

一〇二．剛果是非洲心臟區的火藥庫。這條引火線已經燒短。這個國家被兩大敵對的勢力分裂為二。對剛果所發生的事情讓我們不要存幻想。燃着這條炸藥火線的不是剛果人，震撼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並非剛果人的齟齬，我們在剛果所目睹的是今天的進步勢力和偉大理想與過時的反動勢力在鬭爭。我把五個月前在安全理事會第一次發言時所講的話〔第九〇五次會議〕再講一次：剛果的真正鬭爭是民族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鬭爭，是正義與非正義的鬭爭。我們對於這種為自由而反對苛政之鬭爭，決不能有什麼立場問題。

一〇三．可是剛果的基本事實雖然沒有改變，時光卻在飛奔。而且這一鬭爭並不孤立存在。正因為處身於我們這個分裂的緊張世界，現在剛果不僅遭遇到“分而治之”的殖民主義的方策，而且面臨着國內就有兩個敵對集團的威脅。這是整個威脅所在，也是聯合國所面臨的考驗。

一〇四．我們講這些話並非由於事後的智慧。我們的立場開頭就是剛果人要有機會解決他們的問題就必須制止殖民侵略與顛覆。在安全理事會，在大會，在剛果問題諮詢委員會，我們都曾警告，剛果問題不僅涉及一國而且牽涉到非洲，甚至整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們辯論，我們促請，我們懇求聯合國大力有效履行根據憲章對剛果所負的職責。我們以言行求之，純粹為了剛果人民的利益以及本組織所主張的原則和宗旨。

一〇五．我們深知其中利害得失，而由於這樣的背景，所以想向理事會代表們解釋本國政府最近所採行動途徑的理由所在。

一〇六．本國政府經過最鄭重的考慮之後，肯定決定撤退其派遣在剛果聯合國軍內的軍隊。我們所以作此決定是因為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都沒有通過要營救魯孟巴總理及剛果其他人民領袖出獄的決議案，俾使他們重新履行剛果合法政府的正常職務；而惟有應他們的請求聯合國才有理由出而過問。剛果的政治演變引起惶恐而且帶有敵意，使得我們不可能再參加聯合國軍。所以印度尼西亞請求秘書長合作，把其派遣軍儘速遣送回國，尤其是因為六個月的外勤工作已在二月期滿。

一〇七．請讓我說明，我們向來對聯合國及其機關儘量充份支持，視為一個信仰與原則問題。雖然未必常常成功——而且有時候還深感失望——我們卻向來訴諸聯合國作為談判與和解的最好工具。在另一場合之下，印尼軍隊曾在中東的聯合國緊急軍中服務。我們抱着同一精神迅速響應秘書長邀請出兵參加剛果聯合國軍的號召。

一〇八．我們欣然出此，希望協助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抵抗殖民侵略恢復法律秩序並且保障剛果的國家獨立與領土完整。我們的貢獻是我們的責任心與民族信仰的表示。我們不希望什麼酬謝。可是我們卻也不指望非特無人感激而竟蒙到破壞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的惡名。

一〇九．在我們促使剛果恢復法律安定的努力，乃至犧牲竟然被人破壞以後，現在要我們對其後的演變負責，包括聯合國在剛果的軍政行動可能就此結束在內這是難以置信的。這是什麼奇怪的理論。是誰不忠於聯合國呢？該由把軍隊撤離聯合國剛果行動的人負責還是該由迫得我們不得已而作此決定的人們負責呢？是致力於實行聯合國在剛果的工作而徒勞無功的人呢？還是現在仍在妨礙此項工作，散佈衝突與混亂的種籽的人呢？

一一〇．詭辯不能掩飾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醜惡而危險的賭博。給秘書長的公文雪片似的飛來也遮蓋不住比利時參加轟炸無辜平民和聯合國駐剛果軍隊的罪惡。它的狂罪是既成事實。剛果目前的情勢必須歸罪於它。

一一一．可是講了究竟誰人罪屬應得，我們並不推卻我們的責任。我們無意要規避。事實上正是我們深深感覺到我們對於信仰對剛果人民對本組織所有的責任心才使我們決定撤退在剛果聯合國軍中服務的我國軍隊。

一二．為了避免在這一點上有所誤會，請讓我約略追述剛果所發生的事件。

一一三．大家知道聯合國之進入剛果是應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要它出來協助的請求，藉以抵禦比國的侵略、恢復法律秩序、保障其統一、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都為了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利益。最初兩個月雖有若干困難而此項任務之執行看來成功的希望天天在增加。這很可能是困難的由來。殖民主義者決不願看到剛果的再生與鞏固，除非聽它的擺佈。他們行動並不遲慢。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不久便覺得內部有不和，而



孱弱了。卡沙扶布總統把魯孟巴總理非法免職，不久就有莫布土的政變，成立了不合憲法的軍事獨裁統治。

一一四．憑我們已往的經驗，我們很知道誰在幕後。所以我們請聯合國充份支持剛果共和國依法成立的中央政府。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六日我在這個理事會裏講過：

“我們認為不言而喻的是安全理事會有關決議案的規定不容聯合國指揮部站在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與其反對派之間採取所謂中立態度。聯合國軍之前往剛果是因為剛果共和國中央政府請求暫時性的軍事協助。我們的義務與責任顯然是對剛果共和國的中央政府，而且祇以它為限。”〔第九〇五次會議，第四十二段。〕

一一五．我進一步警告大家，這些叛離份子並不代表真正的民族精神，徒想造成分崩離析，是外國殖民主義者所激發鼓動支持的。

一一六．可是雖然有我們的警告，雖然有中央政府的努力和剛果民選國會所表示的剛果民意，比利時的殖民主義者居然能够蹂躪政府的民主的憲章規則。他們在剛果人民頭上樹立了莫布土的政權。他們用最邪曲的方法居然成功。看了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達亞爾先生的報告書和秘書長自己的發言，可以明白知道在他們在製造的剛果的門面後邊有殖民主義在操縱一切。例如，講到九月間的事件以及莫布土的軍隊出而干政，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秘書長在安全理事會說：

“中央政府的分崩離析加以或者甚至是由於剛果的國家軍隊中有若干部隊僅僅忠於個別政治領袖，而這些領袖卻在開始爭執。”〔第九一三次會議，第三十九段。〕

稍後秘書長又指出：

“剛果國軍中有了忠於個別政治領袖的私人部隊，於是莫布土上校就在九月間一躍而為雷堡市區的軍事領袖。雷堡市與附近地區如果沒有外界的技術與經費協助，一支比較集中的剛果國軍就難於崛起。這次演變產生了在剛果憲法上原無根據的當局。”〔同上，第四十一段。〕

一一七．其中所得結論是顯然的。的確殖民主義者向來是肆無忌憚的。他們從旁扶植了莫布土的政權之後，在這個那個牽強附會的藉口之下捲土重來。更進一步考驗聯合國的工作。他們簡直從未離開卡坦加。那是他們的大本營。他坐鎮在那面，今天已經又成了雷堡市的真正統治者了。

一一八．時局在繼續惡化，印度尼西亞與想法相同的其他會員國，仍在尋求剛果政治領袖的和好，達到全國統一。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我們誠懇請求大會不要決定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代表權的全權證書問題，以免關閉這條門路。可是我們的意見又未被採納。向來強烈反對干涉剛果內政的人們竟然覺得幫了一邊於心無愧。他們實際上接受了莫布土政權所派代表的全權證書——這個政權，按秘書長及其駐剛果特派代表所說，在剛果的“基本法”上沒有根據，它製造恐怖為非作歹，而且直接向聯合國在剛果的軍事及民政工作悍然挑釁。權宜之計確是許多奇特現象的根源。

一一九．在十二月間和平與安全所受的威脅變本加厲。膽大妄為的莫布土政權竟然逮捕總理和其他國會議員。於是惹起剛果的分裂與武裝衝突。

一二〇．我們仍舊堅持努力排除外來的干涉，並且恢復剛果的法律秩序。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我在安全理事會發言〔第九一六次會議〕，強調聯合國不該袖手旁觀或者與不合法不合法的莫布土政權合作。我指出莫布土政權之崛起並非是嚴格的剛果內政問題，而是國際問題，因為這個政權是外國所樹植而維持。這正是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所要防止的事。聯合國之出而過問是要最後並確定制止外國對剛果的侵略與干涉。

一二一．所以我代表本國政府提議安全理事會應該表示反對莫布土政權，要求比利時的軍事與同軍事人員不在聯合國指揮部服務的一律撤退，大力恢復合憲的民主政府，要求立即釋放在獄的剛果民族領袖並重開國會。

一二二．這些提議未被採納。結果如何呢？外國干涉與軍事衝突變本加厲，這是表面上偽裝為內戰的殖民主義衝突。我們固然絕不輕視其嚴重性，我們卻不認為這次衝突就是另一次西班牙內戰。這就使得事情更慘。殖民主義者正在高唱出他們最喜歡的口號，“讓剛果人去打剛果人”。在這次慘劇中，剛果人身為魚肉，聯合國則作壁上觀。為此目的，殖民主義者在犯鼓動武裝衝突甚至鼓動戰爭的可恥罪行。他們教唆莫布土利用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作為對剛果共和國發動軍事行動的基地。他們從卡坦加飛起飛機去轟炸剛果的平民與聯合國軍。招募的外籍傭兵愈來愈多。在卡坦加，以每月四百元至八百四十元的重金誘募外籍冒險軍人入伍。法國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傘兵裏一個聲名狼藉的軍官 **Trinquier** 上校被雇為卡坦加軍警的指

揮。總理魯孟巴、青年部長姆波魯先生、參議院議長烏基多先生被擄往伊利沙伯市備受非刑。這些不是武裝衝突的挑釁麼？

一二三．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的北半部盧安達宣告獨立。這顯然是在比利時的協助或者至少在它的縱容之下所促成的。翌日卡沙扶布總統警告說他將在聯合國以外調兵。由此看來事情太湊巧了，他顯然依靠比利時駐盧安達的軍隊。

一二四．參照這些政治演變以及我們徒然爲了防止這些事情之發生所作的努力，還有誰能疑問我們要調回在駐剛果聯合國軍服務之軍隊的決定？我在宣佈此項決定時所作的說明今天更有意義了。當時我曾講過：

“的確，雖然有聯合國在這個不幸國家，我們今天目擊前殖民國家加上了新的更危險的偽裝回到剛果。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既未施行出預期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出兵參加聯合國在剛果之行動的理由已經不再存在。印度尼西亞政府不願爲了與憲章原則相反的目的被人利用，所以決定把派在聯合國駐剛果軍中的軍隊撤回。我們作此措施，堅信印度尼西亞軍隊駐在剛果與按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給與的任務不再相符……。”〔第九二〇次會議，第九段。〕

一二五．所以我們聽到秘書長在一月二十五日給本國政府的信裏說我們決定撤回派遣軍“結果使聯合國軍力量大爲削弱，其影響所及顯然應由表示撤軍之國家負責，無論其理由如何”〔S/4640，附件貳〕。我們頗感驚異。這種解釋我們認爲既不公平又不公正。

一二六．回答要我們負責這些話，我祇須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別人責備秘書長時他所講的話，重複一遍，稍加修改。這些指控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其中含意甚至說安全理事會與其理事國或者大會及其會員國或者在剛果的任何人都未必負責，而把一切責任都推在撤軍國家的身上。一時看來甚至帝國主義者與殖民主義者都被忘了。什麼道理？

一二七．我們撤兵的決定直接出於剛果政治情勢的惡化。秘書長自己承認這種情形可能導致聯合國軍的撤退。他曾屢次警告過理事會與大會如果由於該國周圍的政治演變或者因爲紛紛撤兵所餘軍隊已不濟事，聯合國軍或須不再繼續。

一二八．十二月十九日秘書長又曾重複此項警告，有以下的申論。

“自然有一個程度，就是衝突尖銳而且外國的干涉使得參加的會員國或本組織本身都不應繼續下去，因爲如果再繼續下去非特無補於事而且有損害參與國和本組織立場的危險。”<sup>3</sup>

我要重複這最後幾個字，就是“有損害參與國和本組織立場的危險”。

一二九．秘書長所講的話正叫我們深切相信我們對於剛果這種違背憲法的反民主的政治發展不能繼續坐視或者甚至參與其事。那末我們現在又爲什麼攻擊這些發展的結果而不根究其原因呢？

一三〇．的確一萬、兩萬或者甚至五萬聯合國軍駐在剛果是於事無補的，除非聯合國在剛果行動之命令從寬解釋而且酌量政治情勢之演變而作有效的實施。一種嚴格而硬性的法律做法不足以挽救變幻不定的政治情勢。

一三一．我們這裏所爭論的不是秘書長最近所闡明的聯合國的基本目的，就是重建合乎憲法享有全國權威的文人政府，恢復國會，把軍隊約束在憲法所規定的地位，以及最要緊的就是消除外國的一切干涉。我們意見不同在於做法。我們常相信，聯合國利用所有一切勸導的辦法——甚至近於使用壓力——必須堅持以達成這些目的爲其繼續駐在的先決條件。我們拒絕所謂這就是管制或指導剛果內政之說，因爲這種壓力旨在剷除障礙而這些障礙並非國內原因所產生而是外國干涉的直接結果。所以聯合國不僅有理由而依據憲章有義務採取有效對策以資調整或者解決這個可能破壞和平的國際情勢。

一三二．可是直到現在爲止，聯合國行動指揮部面臨剛果政治情況日趨惡劣卻依然採行一個中立政策。究竟有什麼成就呢？我們覺得聯合國指揮部成爲憂慮猜忌的焦點。我們覺得聯合國軍已經成爲國際冒險軍人及其挑釁詭計的標的。它甚至有成爲割裂該國的工具的危險。我們當然不讓我們的軍隊被人如此利用。我不知道其他會員國是否願意在這種基礎上貢獻出他們的軍隊來。

一三三．況且受到威脅的不僅是剛果的統一。殖民主義的陰謀已經透過剛果而到聯合國的本身來了。本組織也正在有意識的分爲支持再生的民族主義者和支持殖民制度兩方面。這種分裂被捲入軍事權力集團的範圍以致更趨尖銳。

<sup>3</sup> 同上，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二卷，第九五七次會議，第十九段。



一三四．首先剛果中央政府與卡坦加省政府之間分裂了。其後中央政府本身、總統與總理分裂了。軍事當局與依法成立的政府分裂了。剛果整個政界分爲文武黨派。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一致表決以後，大會裏也分裂了。安全理事會也分裂了。秘書長與若干出兵國家之間的分裂也迫於眉睫。最後甚至有人想在秘書長及竭力奉行職守的他特派駐剛果的代表達亞爾先生之間來促成分裂。

一三五．可是伯魯塞爾、伊利沙伯市與雷堡市之間卻沒有分裂。只有他們沒有分裂而且結成了反對和平與安定的堅強軸心。

一三六．聯合國的威望與效能受到蔑視與破壞，的確不能袖手旁觀。在它的決議與呼籲都被人悍然漠視的時候，它不能再事消極。

一三七．在目前情形之下，我們應該如何？我們能向殖民主義者的分化陰謀投降麼？就我們而言，我們相信我們必須把握主動，以行動來替代僅僅表示希望。我們應該責成秘書長要求——不是表示希望——各會員國政府把一切力量用在制止外國的干涉。我們相信，這種要求會得到積極的響應。我們相信，如果會員國之間能夠如此合作，而且堅決執行聯合國的命令，那末甚至遲至今日——也許已是最後的一刻——本組織也許仍能實行其在剛果的任務。

一三八．可是這就是說必須有一個具體的行動計劃完全從頭做起。必須人人沒有疑慮，明白到本組織決計掌握事態恢復剛果的和平與安定。

一三九．實行這種計劃，首先必須立即把各式外人的干涉與顛覆活動最後肅清。比利時的干涉一旦制止，外籍傭兵一旦趕走，轟炸與射擊一旦停止，就可造成條件，造成有利的氣候由剛果人爲剛果問題談判政治解決。

一四〇．國際傭兵隊肅清，而且把他的陰謀遏止以後，分離份子的頑抗就會很快倒敗。如果聯合國表示決心要在剛果恢復而且維持法律秩序，不法之徒的氣焰就會很快的撲滅。如果聯合國指揮部成爲衆望所歸的，指導剛果全國和好的力量，剛果的真正民族領袖們就會消除歧見不致有太大的困難。當然正如幾乎人人今天都承認立即釋放而且讓魯孟巴總理及其他民族領袖充份參加政治是有意義的和好剛果問題的穩定解決所不可或缺的條件。至於在殖民主義者的陰謀之下誤入歧途的人們，他們也有權在新的環境之下尋求正當的出路。剛果人民在聯合國的庇護之下，擺脫了外來的干涉，就能夠通過其民選國會自由發表意見。剛果共和國依法成立的政府於是就又能充份行使其正當的職權。

一四一．我們不以爲面臨這些選擇辦法，要求全體會員國支持這種方案是太過份。我們尤其要求大國同意這麼從頭做起。我們請它們一致合作，彌補本組織的裂痕。我們請他們鼎力制止一切外來干涉，同時重申他們保證不加干涉。我們請他們避免能使剛果問題引起國家集團衝突的任何行動，要大家協力促成剛果人民有、民主、民享的國家政府。請允許我複述美國總統甘迺迪關於另一新獨立的國家所講一席話的大意，我們請列強——尤其是美蘇兩國——通力合作，鼎力提攜獨立剛果，一個和平的、不結盟的、只管國內民生的剛果。我們認爲這些就是在剛果從頭做起的要素。

一四二．如果安全理事會現在採取這一新的行動途徑，本國政府自將縝密考慮這一決定並且作必要的結論。新的情勢不會覺得我們缺乏彈性。

一四三．主席：我想現在正是延會的適當時候了。除非有人反對，我就延會到午後三時。

午後一時十五分散會

#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  
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奧地利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e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i-  
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  
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拉夫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o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  
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  
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  
baden.  
W. E. Saa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  
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Jakarta.  
伊朗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zuni 15/A, Rom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韓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e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  
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dunarodnaya Kniga, Smo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聯合王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Librairie-Papeterie Xuâ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ïgon.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  
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61C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 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31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 N.

Price: \$U.S. 0.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62-20678  
Feb. 1963-85